



他励精图治，铲除阉党，肃清内政；
他面对危机，殷殷求治，事必躬亲；
他不断反省，多次下罪己诏。
但他的步伐，注定追不上大明灭亡的速度。
他，就是亡国的“明君”——崇祯皇帝朱由检。

傅苍松◎著

WANGGUO MINGJUN
CHONGZHENDI

中国
历代
风云
人物

崇祯帝

亡国明君

上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亡国明君

崇祯帝



傅苍松◎著

上册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亡国明君：崇祯帝：全2册 / 傅苍松著.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2017.3
(中国历代风云人物)
ISBN 978-7-113-22780-7

I. ①亡… II. ①傅… III. ①崇祯帝 (1611-1644) -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19455号

书 名：亡国明君：崇祯帝
作 者：傅苍松 著

责任编辑：殷睿 刘建玮

电 话：(010) 51873038

封面设计：MX DESIGN
STUDIO

电子邮箱：liujw0827@163.com

责任印制：赵星辰

出版发行：中国铁道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

印 刷：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2.5 字数：618千字

书 号：ISBN 978-7-113-22780-7

定 价：5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图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电话：(010) 51873174（发行部）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市电 (010) 51873659，路电 (021) 73659，传真 (010) 63549480

目 录

- 【第一回】 明熹宗宾天辞世，朱由检继位登基/1
- 【第二回】 旧臣佞行秽朝政，新君正身振国纲/27
- 【第三回】 祷天帝朱皇祈福，禀人主袁督求饷/65
- 【第四回】 皇太极智除隐患，袁崇焕冤遭极刑/115
- 【第五回】 崇祯帝责斥结党，周延儒弄权营私/167
- 【第六回】 夙夜心忧天下计，宵旰眉锁黎民安/193
- 【第七回】 兴刀兵后金犯境，举义旗晋地叛国/243
- 【第八回】 烽烟四起遍华夏，兵戎涌动满中原/269
- 【第九回】 应天命下诏罪己，抚民意上谕责臣/293
- 【第十回】 朱龙桥明军奏凯，山海关清兵犯边/319
- 【第十一回】 李自成筹谋应对，崇祯帝调遣御林/357
- 【第十二回】 皇太极二次发难，朱由检再度抗清/377
- 【第十三回】 凛凛将军出征去，漫漫黄沙卷地来/413
- 【第十四回】 夏成德开城献地，洪承畴受赏降清/449
- 【第十五回】 大明朝内忧外患，崇祯帝末路穷途/469
- 【第十六回】 半世真龙归碧海，一朝人主殒煤山/489



【第一回】

明熹宗宾天辞世，朱由检继位登基

大明天启七年（1627年）秋八月，北京。

太阳仍像六月里那样炽白而明亮，而它的赫赫威严却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它变得温软、柔和，暖呼呼的使人发懒，发困。偶尔有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抬头看它一眼，随口说了一句：“唉，最难忍受的一段就要熬过去了！”

他的同伴听了，不以为然地撇撇嘴，说道：“我看也没啥好高兴的，夏天过了是冬天，冬天过了不还是夏天吗？”

先前开口的那人不服气：“有点变化总比没有强啊，要不然，老天爷一个劲儿地煎熬着，老百姓啥时候是个头儿啊！”

历史就像一条浊浪翻滚的长河，这两个小人物的即兴对白甚至根本不能激起最最微弱的回声。

信王府的大门“咣啷”一声打开，抢先走出来的，却是两个身着太监服的人。胖一点的是信王府的太监王承恩，瘦一点的是紫禁城里的司礼监随堂太监李永贞。

在两个大太监的身后，一副八人抬的大轿颤悠悠地出了府门。守候在门外的一队侍卫见此情景，不待命令，立即掉转马头，在前面开路。

这些侍卫全部身着赤黄色军服，乘高头大马，刀枪明亮，服色鲜艳。他们就是老百姓谈之色变的锦衣卫。

八名轿夫配合默契，抬腿落足极富节奏。那大轿如同水中的小舟，轻快而平稳，乘轿的人感到舒适而惬意。

而此时的轿中人却根本无心享受这份舒适，他端庄严正的面容下面，是纷繁杂乱的思绪。此人面貌清癯瘦削，略略有一点苍白，眉宇间隐隐露出一丝忧郁的神色，出身的高贵与后天的修养使他看上去从骨子里透露出几分清雅与成熟。

他，就是当今天子朱由校的弟弟，信王朱由检。

今天，他是奉天启帝的圣旨到皇宫中见驾的。按照大明朝的祖制，藩王必须到自己的封地居住，不许到京城，不许过问朝政，不许结交当地军政大员。可是朱由检封王的时候还只有十二岁，年龄太小，只得继续在宫中居住。

这几年，他渐渐地长大成人了，可是，当皇帝的哥哥却根本无暇顾及这位弟弟。他整天忙着做木匠活，逛御花园，与小太监玩耍，吃春药，玩女人。

他把全部的政事都推给了最为信任的大太监魏忠贤，而魏忠贤则整天忙着和一班有点脾气的大臣斗法，忙着收拾不服从自己权威的妃嫔，忙着建供奉自己的“生祠”，却来不及给朱由检安置一块封地。

事情就这样搁了下来，转眼间朱由检已经虚岁十八了，到了该成亲的年龄了。于是天启帝请神宗的昭妃刘氏与自己的正宫张皇后，为朱由检选了三位王妃。

但皇宫中除了天子的妃嫔与太子的新娘外，是不能容纳其他女眷的。于是，皇帝便命令在宫外修建信王府第。

可是国库空虚，根本无钱建府。太监李永贞便提议将惠王府整修一番，备信王居住。天启帝准奏，朱由检这才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朱由检虽然出了宫，却不敢掉以轻心。魏忠贤的权势正炙手可热，不要说是朝中文武，即便是皇亲国戚，他也敢随意杀罚。因此，朱由检时时刻刻小心谨慎，说话做事都谦恭谨慎，丝毫不敢露出对这位当红大太监的不满。

不仅如此，他还不时派出心腹太监，密切注视着紫禁城里的风吹草动。两个月前，他的心腹太监徐应元向他禀告说皇上生了急病，据说相当严重。当时他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后来，太监们带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他不安。皇上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了，看病的御医们束手无策，只能眼看着皇上痛苦地挣扎。

朱由检从这些零零散散的消息中看到了一点儿希望，只是他不敢说出来，甚至连想一想都觉得是大逆不道——皇上虽然也有过几个子女，却都夭折了，现在他没有一个能继承大统的儿子。按照兄终弟及的旧例，如果天启帝最终不治，那么，皇帝的宝座是不是会落到他身上呢？

一念及此，朱由检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他轻轻地闭上了双眼，意图把这个不恭敬的念头压下去。

大轿轻快而平稳地顺街而行，不多一会儿便已经到了紫禁城外。朱由检掀开轿子一侧的小窗帘，那紫红色的城墙立即映入眼帘。

自从去年十一月住到信王府，他已经有九个月没有到宫里来了。为避免魏忠贤手下爪牙的注意，出宫之后，他便谢绝了任何朝廷上的礼仪活动。为了排遣时时袭来的孤独与压抑，他阅读了不少历朝历代的经典文献，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还有本朝开国太祖的《皇明祖训》，他都非常熟悉。有时候他就想，如果让自己治理一个国家，或许能够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吧！



就在这时候，大轿忽然停了下来。王承恩打开轿帘，恭恭敬敬地说道：“殿下，请下轿步行入宫！”

紫禁城里，除了皇上与皇后，其他人是不准乘轿或骑马的。

朱由检下了轿，跟着李永贞向皇上的寝宫——懋勤殿走去。早有小太监跑进宫中禀告，魏忠贤亲自迎了出来。

魏忠贤生就一副憨直老实的外表，此时因为痛哭天启帝，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一般，更显得愚钝木讷。

他紧走几步，一边恭恭敬敬地向朱由检曲身行礼，一边说道：“参见信王殿下！”

朱由检有点儿受宠若惊，急切之间竟然愣在了那里！

在他的印象里，魏忠贤只在自己七八岁的时候，还是一个惜薪司的下等太监时才这样谦恭谨慎。自从天启帝登基之后，他就变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不把亲王、妃嫔放在眼里。他今天这番举动，着实出乎朱由检的意料。

好在他身边还有一个见多识广的老太监王承恩，替他打了圆场。他急忙挨到信王身边，恭敬得近乎谄媚地对魏忠贤说道：“信王奉诏进宫，不知皇上有什么旨意？”

魏忠贤两眼一红，泪水充满了眼眶：“唉，皇上自五月以来，龙体欠安，御医多方医治，毫不见效。兵部尚书霍维华进献的‘仙方灵露’，皇上喝了半个月，一点儿作用都不起。皇上怕自己不久于人世，才命人宣信王入宫，怕是有大事要托付信王殿下吧！”

信王朱由检此时也醒悟过来，便顺水推舟地说道：“如此就有劳魏公公引路，带我去觐见皇上。”

一行人很快便到了天启帝的寝宫。在朱由检还没有看到天启帝之前，天启帝倒是先看到了他。

天启帝正探身扶在床沿上休息，他的脸色既黄又白，全无一点血色。见朱由检走了进来，他的眼中露出一丝友爱与欣慰，喘息了一阵，慢慢说道：“弟弟，你来啦！”

朱由检慌忙倒地叩头，口中说道：“臣信王朱由检参见皇上！”

天启帝有气无力地说道：“快起来吧，自家人不——必——客——气。”语气中仿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朱由检说了一声“谢皇上”，这才站起身，眼前见到的一切却让他大吃一惊：天启帝全身浮肿，扶在床边上的左手手指肿得像小萝卜，脸上泛着病态的潮红，额头布满细密的汗珠，浮肿的两腮止不住地抽搐。

病入膏肓的天启帝怔怔地看了他风华正茂的弟弟半晌，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来：“弟弟，你一定要做尧舜那样英明的君主呀！”

年轻的朱由检听到这话之后，仿佛觉得自己内心的隐秘被皇上一眼看穿，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冷汗从他的额头涔涔而下，眼睛慌乱的他好像突然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惊慌不安地说道：“臣死罪，死罪！皇上怎么能这样说呢。皇上正当盛年，只需加意调理，龙体康复有日，怎么能说出这样令天下臣民惶恐的话呢？”

天启帝的精神恢复了一点，没精打采地喘息了两声，说道：“朕的病情，朕自己心里明白，弟弟不可推辞！”

朱由检一脸的惶恐，战战兢兢地站在天启帝卧榻之前，一个劲地说：“皇上这样说，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哥儿，信王既然这么谦恭礼让，就别老挤对他啦。依老婆子看来，哥儿不如将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之子收为自己的儿子，替哥儿延续一脉香烟。”

这声音并不大，却如同一声惊雷在朱由检耳边炸开，惊得他目瞪口呆。

抬头看时，只见一个四十余岁的妇人挨到了龙床旁边。这人就是天启帝的乳母，被尊为奉圣夫人的客氏。

尽管朱由检早就听说过皇兄对客氏礼敬热爱有加，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但今天仍然觉得她的言谈举止太过嚣张——这妇人竟然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来！

天启帝似乎并没有受那么大的震动，他的眼睛里露出慈爱的神色：“客妈妈，你好吗？朕这个样子，也没法陪你玩了。朕恐怕活不了几天啦，朕已经传旨封侯哥哥为伯爵，封良卿为太师啦！”

客氏是天启的乳母，在入宫之前有一个儿子，叫侯国兴，天启帝平常就称其为“侯哥哥”。魏良卿是魏忠贤的侄儿，已被封宁国公。

客氏似乎并没有把天启帝的话当成一回事，露出不屑的样子，说道：“老婆子和你说收良卿的儿子当干儿的事，你倒来扯‘伯爵’呀、‘太师’呀什么的，有什么相干？”

天启帝脸上露出一丝歉然的微笑，说道：“这事你不是说过吗，朕倒是无所谓。可是，封伯爵、封太师，朕说了算，认义子得皇后同意才成啊，皇后不愿意，朕不是也没有办法吗？”一口气说出这许多话来，天启帝的脸憋得通红，伏在床头一个劲儿地直喘。两名宫女急忙凑上前来，轻轻地又是揉，又是捶。

这些话听到朱由检的耳朵里，直惊得毛骨悚然。他简直怀疑皇上是不是发热昏了头，才这样毫无主见，传位这样关系祖宗基业的大事，怎么在他眼里竟如儿戏！可是看他说话的逻辑与神情，却绝非发热病的样子。朱由检茫然了。

天启帝喘够了，重新抬起头，说道：“皇后执意让朕传位给信王，朕也觉着这样更好些，这才召信王进宫。谁知道他也不愿意当皇上——”说到这里，天启



转过头看着弟弟朱由检，继续他的话题：“弟弟，朕看你还是答应了吧，省得让你嫂子老在我耳边聒噪！”

朱由检瞟着虎视眈眈的奉圣夫人和九千岁，心里怦怦乱跳，拿不定主意是现在答应下来，还是继续推托下去。

“信王——！”随着话音，从宽大华美的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正是天启帝的正宫皇后张嫣。

张皇后走得急了一点，说话带着一点儿喘息之声。不容朱由检向她见礼，她便急急说道：“信王，情势急迫，义不可辞，你不念天下苍生的安危，也当珍惜列祖列宗的家业。如果再存妇人之见，扭捏推托，一旦事有不测，信王罪过大矣！”说罢，一双凤目直直地盯在朱由检身上。

两个人的目光接触的一刹那，朱由检禁不住一震，从张皇后严正而略带责怪的目光中，他读出了她急切的期盼。

张皇后以一种不容抗拒的语气说道：“信王还不赶紧叩头谢恩！”

朱由检仿佛突然明白了全局，果断地听从了张皇后的吩咐，跪倒在地，叩头道：“臣朱由检奉旨谢恩！”

张皇后这才松了一口气，紧张了许久的神经松弛下来，忽然有一点儿头晕眼花，摇摇欲坠。两边的侍女赶紧过来，扶着张皇后到旁边落座休息。

魏忠贤、客氏、朱由检几个人尴尬地立在那里，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天启帝慢慢闭上眼睛，有气无力地说道：“朕累了，你们去吧。”

魏忠贤与朱由检离开御榻，并肩走了出来。

乾清宫里灯火通明，拖着病体的天启帝半卧半倚在御榻上面，召见匆匆赶来的朝臣们。

天启帝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上朝了。群臣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生龙活虎的。而此刻，他病怏怏地半卧在床榻上，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魏忠贤红肿着双眼，坐在御榻旁专为他安置的绣龙墩上，一言不发。

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天启帝开口说道：“众位卿家，朕恐怕将不久于人世。”

群臣中立刻一阵骚动，尽管人们看着皇上也像是没几天好活的样子，但话从皇上自己的嘴里说出来，人们还是感到震惊。

此刻，魏忠贤直了直腰板，目光在黑压压的人群扫过，整个朝堂立刻鸦雀无声。

天启帝吩咐道：“阁臣、九卿、科道诸臣近前来！”

以魏忠贤、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为首，下面内阁首辅黄立极、次辅施凤来及张瑞图、李国楷等大臣围拢到御榻之前。

天启帝道：“朕即位以来，耽于嬉乐，荒废政事，幸亏有魏忠贤、王体乾，

夙兴夜寐，操劳国事，有诸卿任劳任怨，为朕分忧，使朕庶几免负昏君的名声。朕已将皇位传给信王朱由检，他虽然年轻，但聪慧沉静，会做一个好皇上的。魏忠贤、王体乾，恪谨忠贞，以后诸卿有疑难之处，尽可找他们二人商议。”

内阁首辅黄立极、次辅施凤来忙不迭地答道：“皇上任贤勿贰，诸臣敢不仰体圣意！”

天启帝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嘴里连声说道：“好，好！”

天启帝的最后一次坐朝就在他自己的一连串满意的“好，好”声中结束了。

下得朝来，魏忠贤立刻派人去找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和奉圣夫人客氏。

不多时，两个人先后赶到懋勤殿。大家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人了，一切客套都全部免掉。魏忠贤一挥手，侍奉的宫女和太监全都退出殿外。偌大的懋勤殿里，就只剩下他们三个人在窃窃私语。

“体乾，今儿个皇上召信王进宫了，打算把位子传给他，看来事情可有点儿麻烦啊。”魏忠贤道。

“都怪中宫那娘儿们，要不是她，皇上恐怕早就认咱家翼鹏当干儿了，皇位还会轮到信王头上吗？”客氏气愤难平地插嘴道。

客氏说的翼鹏是魏忠贤的侄孙、宁国公魏良卿之子。这孩子出世不到三个月，客氏和魏忠贤一直想把他献给天启帝做义子。

“不知九千岁有何打算？”王体乾问道。他任掌印太监，位置本在身为秉笔太监的魏忠贤之上，可是在魏忠贤面前，他仍旧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事实上他能有今天，还是得力于魏忠贤的举荐提拔。

“咱家近日哀痛皇上病情，心神大乱。你有什么良策，不妨说来听听。”魏忠贤道。

头脑机敏的王体乾见魏忠贤问起，便开诚布公地说道：“依我看来，皇上虽已说过传位信王，知情者不过数人而已。有奉圣夫人在，让皇上改变主意也并不很难。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张皇后，只要说服了张皇后，九千岁就可大功告成，那时便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一席话，说得魏忠贤频频点头，道：“不错，你说得有道理。不过，中宫张氏顽固得很，恐怕不易对付！”

“哼，姑奶奶真后悔早没有斩草除根，把她们父女俩连窝端掉，咱们如果早点下手，她能活到今天？”客氏恨恨地说道。

王体乾言语行事走的都是阴柔的路子，对客氏动辄就张牙舞爪、狂妄叫器的样子颇有点不以为然，只是大家利害攸关，而且客氏与皇上的关系正是他们几个为所欲为的资本，他这才容忍了她。

“既然张皇后是个硬钉子，那就先从她那下手吧。依卑职看，若是硬让张

皇后认良卿之子为义子，恐怕不大容易，但如果告诉她某一位宫人有孕，怀了龙胎，皇后定然会大喜过望。到那时，再用良卿的公子假充是宫人所生，不就简单了吗？”

魏忠贤眼睛一亮，随即又黯淡下来，道：“这计策倒也不错，只是皇上现在连命都只有半条了，哪还能御女呢？”

客氏接口说道：“你咋就这么老实呢？！良卿、国兴、光先，哪一个不是色中饿鬼，让个把宫女怀孕还不是小菜一碟吗？再说啦，就是她没有怀孕，咱们说她怀孕了，还有哪个不知死活会来核查不成？”客氏所云“国兴”乃侯国兴，是客氏之子，“光先”名客光先，乃客氏之弟。二人与魏良卿都是客、魏子弟。

“客妈妈所说极是，宫人怀孕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不必当真。关键是要张皇后承认此宫人怀的乃是皇上之后，一旦她承认了，一切疑难自会迎刃而解。”

魏忠贤道：“既如此说，你看谁去劝说张皇后承认这事呢？”

王体乾道：“不如派涂文辅去吧，九千岁你老人家、卑职我、朝钦、永贞咱几个在张皇后的心里都挂了号，涂文辅的名声还不错，派他去更合适一些。”

“好吧，就让文辅辛苦一趟，这事就交给你来办吧。”魏忠贤打了一个哈欠，揉揉惺忪的睡眼，做出最后的决定。

夜晚的坤宁宫安静而平和，母仪天下的张皇后就在这里居住。涂文辅来到宫外的時候，张皇后刚刚用罢晚膳。她对涂文辅的印象确实不如对魏忠贤、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那么恶劣，又不知道涂文辅此行意欲何为，便传旨让他进宫。

参见礼毕，涂文辅说道：“奴才今天来，是为告诉娘娘一件天大的喜事！”

张皇后道：“喜事从何说起？”

涂文辅道：“恭喜娘娘，奴才适才听到一个消息：陈宫人有孕，我主有后啦！”

张皇后闻听此言，双眉一挑，急急问道：“此话当真？”正欲询问下去，忽然头脑中一道电光闪过，一个念头在张皇后的脑海中出现了。

她急迫的面容忽然变得冷若冰霜，说道：“陈宫人有孕，怎么本宫会不知道，却要你来告诉本宫！”

涂文辅道：“两月以来，娘娘衣不解带，日夜关注皇上御体，合宫上下尽皆感泣。奴才不敢以杂事扰娘娘清听，所以娘娘有所不知。”

张皇后点点头，又厉声问道：“那陈宫人怀孕几个月了？皇上何时临幸过她？”

“陈宫人已有五个月身孕。”

“皇上卧病只有两个多月，陈宫人有五个月身孕，论理早在皇上龙体欠安之前就该呈报，为何拖延至今日方才呈报本宫？”

涂文辅料不到张皇后这般较真儿，一时辞穷，细细的汗珠渗出额头。



“快说！为何至今方才呈报？！”张皇后步步紧逼。

见涂文辅支吾不语，张皇后更觉有诈，便道：“皇上行踪不比常人，有起居注在，谁也做不了手脚。你可知道，欺君罔上是什么罪过？！”

涂文辅牙一咬，心一横，昂然说道：“娘娘，你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承认了吧，不然，恐怕于娘娘多有不便！”

张皇后性情刚烈，最受不了奴才的要挟，此时猜到了事情的究竟，更加义愤填膺，她用手指着涂文辅破口大骂：“你这奴才，竟敢欺到本宫头上来了。本宫若是欺软怕硬之人，也不会与魏忠贤这等欺君误国之徒撕破脸面。如今从命则天理良心不容，难脱死罪；不从命则权阉当道，专横跋扈，也难逃一死。左右是死，不从命而死，尚可以在九泉之下无愧于与列祖列宗相见！”

涂文辅额头的冷汗涔涔而下，情知张皇后万难压服，不待她把话讲完，便灰溜溜地逃离了坤宁宫。

张皇后犹自恨恨不已，又痛骂了一阵，这才安静下来。想起自己身为一国之母，竟然被一个掌权的太监欺凌，此刻却没有一个人来为她撑腰分忧，不禁大为伤感，怔怔地待了一会儿，两行清泪无声地滑落下来。

朱由检如蒙大赦一般地出了紫禁城，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同时却想到：家中的妃嫔们该等急了吧？

他猜得不错，王妃周氏此刻正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朱由检已经走了两个多时辰，按说该回府了，怎么还不回来？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周氏心里七上八下，没有个准头。她思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索性站起身来，向袁妃的住处走去。

袁妃与田妃是在三月份被朱由检娶进府中的，那时正好是在朱由检与周妃度完蜜月之后。此时田妃也正在袁妃的屋里。

当为丈夫的安危而提心吊胆的周妃来到袁妃的窗下时，听到田、袁两个妃子也正谈论着朱由检：“我猜想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信王与别人从来没发生过什么别扭，他是皇上唯一的弟弟，别人也不会拿他怎么样的。”是田妃平和而自信的声音。

说到这里，袁妃抬头看到愁眉苦脸的周妃走了进来，赶忙过来见礼，说道：“周姐姐，我与田姐姐正念叨着信王呢，这么晚了，信王怎么还不回来呢？”

这话正击中周妃痛处，她的眼圈忽地红了，泪水差点涌了出来。她急忙转过身去，不愿让自己的关注之状被别人见到。

这时，田妃的侍女小毛头急急地走了来，见三位王妃都在，便敛衽禀报道：“启禀三位王妃，管事太监徐应元来报，王爷已经到了府门外了。估计这时已经进府啦！”

周、田、袁三人听了，不约而同都“腾”地站起身来，匆忙向外走去。尤以周妃最为急迫，走在最前面。

三人赶到府门时，朱由检正从轿中钻出来。

情到浓时，周妃的眼睛里只剩下朱由检一人，全然忘了身后还有田妃、袁妃和一大堆仆人与太监。她像一只小鸟一样，纵身投入了朱由检的怀抱，死死抱住朱由检并不伟岸的身体，脸贴到朱由检的胸膛，眼泪哗哗直淌。

朱由检出乎意料，不由地呆住了。过了片刻，他才似乎明白了情由，心下大受感动，眼眶也湿润了。

当他看到王府上下的人们都在注视着他的时候，朱由检满脸羞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整个上半身都被周妃死死抱住，丝毫动弹不了。一种奇异的感觉霎时间传遍他的全身，朱由检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被关注、被爱的幸福。

周妃的冲动终于缓和了下来，抱着朱由检的双臂也松开了。她拿袖子擦了擦朦胧的泪眼，四周围看了一看，这才明白了自己的失态，一丝红晕“唰”地飞上了双颊。她抬眼看了看正笑吟吟的朱由检，气急败坏地埋怨：“都怪你，都怪你！害得人家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丑！”说着，她的小拳头擂鼓似地捶在朱由检的胸口上。朱由检顺势一揽，周妃站立不稳，又一次投入了自己的怀抱。

在接下来的十来天里，朱由检密切地注视着皇宫中的风吹草动。可是，除了皇上的病情一日重似一日之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消息。朱由检也不便出头露面，只得强压下急切与迷惑，静观其变。

天启帝的病眼见是没有办法治愈了，魏忠贤慌了手脚。他在天启帝日益病重的日子里，全然没有了主心骨。以前在宫中曾经威风不可一世的九千岁，现在却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一双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透露出悲哀与绝望。

八月二十日，魏忠贤亲自督造的前朝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经过两年的施工，耗费了无数的土木银两，终于宣告全部竣工。

不久，天启帝病危，魏忠贤忧心忡忡地回到乾清宫，见李永贞也在那里，便急急问道：“皇上怎么啦？”

李永贞没有回答，打手势示意离开御榻。二人从暖阁中走出，李永贞说道：“太医说皇上肾脏衰竭异常，三天之内可保无虞，三天之外就知道了。”

魏忠贤不知所措了，他想不出一丁点儿补救的方法，只剩下无可奈何的长吁短叹，哭天抹泪。

皇帝也是凡人，也要有生老病死，上天绝不会因为他天子的身份，便给予他更多的福寿。终于，这个年轻帝王的生命之烛燃到了最末的一节，死神在向他招手了。几乎比御医预测的时间短了一半，就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天启帝就到了弥留之际。

被紧急招来的两名御医轮流替天启帝把了好几次脉，又不放心地翻了翻天启帝的眼皮。这才垂头丧气地对着守候在一旁，睁大眼睛看着他俩一举一动的张皇后与魏忠贤，轻轻地摇了摇头。

顿时，整个乾清宫哭成了一片。尽管张皇后与魏忠贤都早已知道皇上的病已然不治，死亡只是迟早的事，但他们还是承受不住这位荒唐帝王的离去。张皇后与魏忠贤这两个冤家对头都同样地流出了真诚的眼泪。

经历了一段珠泪滚滚的悲痛之后，张皇后首先恢复了理智。她是一个有主见的女人，在这关键时刻，她的基本素质发挥了作用。宫中尽是客氏与魏忠贤的天下，自己孤身一人，势难与之匹敌，须得尽早将皇上驾崩的消息透露出去，迎接信王入宫承继大统，免得魏忠贤一手遮天，把持大局。

回到坤宁宫，张皇后立即招来一名贴身小太监，道：“你立即出宫，到信王府邸，就说皇上已然晏驾，请信王早做准备！”

那小太监答应一声，转身离去。刚刚走出十几步，又被张皇后招了回来。张皇后续道：“你转告信王，入宫之后称帝之前，千万不可吃宫中食物，喝宫中汤茶。另外，你在街道之上，想方设法将皇上已然晏驾的消息张扬出去，务必令京城老少尽人皆知。此事如若办成，本宫重重有赏！”

小太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道：“娘娘如此看待奴才，奴才就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

“好啦，赶紧去吧，说不定待会儿你连皇宫城门都出不去啦！”

小太监说了一句：“娘娘千岁保重！”便飞身离去了。

就在张皇后提心吊胆地为出宫去的小太监祈祷的时候，魏忠贤也正在懋勤殿里心事重重地走来走去。

费了半天劲，皇上还是死掉了。现在他的尸体正晾在乾清宫里，没有人再为他的一声呻吟而惊慌失措，跑前跑后。太监宫女们虽然表面上还是恭恭敬敬，心里却早不把他当成刚刚死掉的皇上了。

既然皇上已经没用了，再陪着他在那里也只是浪费时间，倒不如趁现在大局未定，召集心腹人等商议一下天启帝殡天后朝廷与宫中的局势。派去招呼王体乾、李朝钦、李永贞、刘若愚、田尔耕等人的小太监早出去了，不知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到来，魏忠贤不由得有些烦躁。

外面脚步声响，魏忠贤心里一动，终于来了可以聊几句的人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进来通禀的小太监说道：“禀九千岁，坤宁宫派人来宣张皇后懿旨！”

魏忠贤一阵失望，情绪更加烦躁，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冷冷地盯了一阵来传张皇后懿旨的小太监，直看得那小太监心里发毛，双腿直抖，懿旨在手中也跟着抖个不停。



过了好一会儿，魏忠贤才不屑地吐出一个字：“念！”他既不摆香案，又不跪地听旨，只是用后脊侧对着来传旨的小太监，听张皇后有什么说道。

小太监打开懿旨，拿眼角瞟一瞟魏忠贤，开始朗读。

张皇后在懿旨中说了三件事：一是将天启皇帝去世的消息传布宫内外，举国哀悼；二是命礼部即刻准备为大行皇帝发丧事宜；三是命内阁辅臣草拟大行皇帝遗旨，迎信王朱由检入宫即皇帝位。

小太监哆哆嗦嗦地读完了，魏忠贤半晌无言。他的心中一片茫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应付这突然的变局。王体乾、田尔耕他们怎么还不来呢？怎么连平日里躲都躲不开的客氏这时也不露面了呢？

他回过头来，见传旨的小太监还站在那里，便开口吩咐道：“把懿旨搁到桌子上，回去吧。咱家都知道了。”

小太监刚走，王体乾就到了。魏忠贤抄起张皇后懿旨，递给王体乾，一边说道：“中宫那娘儿们可够狠的，皇上刚殡天，她就迫不及待地要主持朝廷大计啦！”

王体乾接过懿旨，详细看了一遍，心里预感到形势不妙。他转过头来，对魏忠贤说道：“张皇后已然有所行动，九千岁如今可有应付的方略没有？”

魏忠贤道：“咱家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讨应付时局的法子，谁知道你们一个个慢慢腾腾，等全到齐了，恐怕早让那娘儿们给一网打尽啦！”说着，他抬手向坤宁宫的方向一指。

王体乾微微色变，说道：“既然如此，千岁何不先下一令，宫中大小人等非经千岁准许，不许出宫半步。先将消息封锁在宫中，等咱们想好了万全之策，再公布皇上驾崩的消息。到那时主动权握到千岁手里，自然不怕有人捣鬼造反。”

经王体乾一提醒，魏忠贤也感觉到封锁消息似乎很有必要，急忙对自己贴身小太监说道：“听见王公公刚才说的没有？快给咱家传令，从此刻起未经咱家允许不许擅自出宫。”

小太监领命而去。王体乾继续说道：“如今皇上刚刚晏驾，朝廷内外形势未判，九千岁宜当机立断，早做打算。或者迎立信王，收及早拥立之功；或者另寻他途，剪除障碍，自为取代之计。机遇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还请千岁勿失良机！”

魏忠贤双眉紧锁，沉吟片刻，说道：“咱家何尝不想早点廓清局面，只是中宫那娘儿们顽固得紧，宁死不从咱家的意见，事情难办得很哪！”

这时，守在宫门的太监高喊一声：“奉圣夫人到！”紧接着，客氏走了进来。

不待魏忠贤将情况讲完，客氏便高声嚷嚷起来：“这娘儿们屡次三番跟咱们作对，早就该把她干掉了，没了皇上，宫里面咱们说了算，干吗不找几个杀手，

夜里进去把她宰了？！”

王体乾不自觉地皱了皱眉头，稍稍压了压心头升起的反感，说：“如今皇上刚刚晏驾，人心不稳，若是皇后突然遇刺，必起大乱。人们素知奉圣夫人与九千岁和张皇后有隙，张皇后有事，恐怕对于夫人与九千岁多有不利。”

“那就白白让她横在那里阻挡着咱们不成？”客氏愤愤不平。

“即使要对张皇后不利，也不单在这一时刻，如今最紧要的是如何把握时势，以期对夫人与九千岁都有好处。”

王体乾正说着，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三个人悄悄走了进来。魏忠贤说道：“你们几个有什么看法？”

李永贞、李朝钦都是少不更事之徒，眼睛里只有荣华富贵，肚子里全是阿谀奉承，若是论起应变才略，问他们可是找错了人。这时，听魏忠贤问起，李永贞说道：“依奴才看来，如今皇上新去，朝廷外尚不知晓，九千岁不如趁此机会，闭了京城九门，不许一兵一卒进出。而后由九千岁亲自主持信王即位大典，大典之后，逼迫信王将帝位禅让与九千岁。谅信王不过是一个二十不到的毛头孩子，能有什么胆识？刀斧压到脖子上，自然乖乖将皇位奉出。满朝文武之中，崔呈秀掌兵部，吴淳夫掌工部，周应秋掌吏部，薛贞掌刑部，田尔耕掌锦衣卫，都是九千岁一手提拔的。其他大小官员，七八成也都拜在九千岁名下，若是九千岁举事，他们都不会吭一声，即便有几个不知死活的，拉出去砍了就是。待京中大局已定，再传旨诏告天下，到那时生米做成熟饭，外地督抚纵有不服，也不敢逆天行事。万一有一两处勤王兵马，也弄不成多大气候，命各地大军围剿，自然会顷刻土崩瓦解。不知九千岁以为这样可行否？”

这一番话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在场人等皆相顾失色。甚至连早有此议，心里一直图谋不轨的魏忠贤也不禁骇然。他腮帮子上的两块肉不自觉地抽搐了几下，脸色微微一变。

客氏倒是听得心花怒放，喜极而笑，道：“永贞说得不错，不如趁乱将皇位夺了，再把朱由检与中宫那娘儿们一杀，以后咱们大伙说了算，看谁敢放一个屁！”

魏忠贤心里自然愿意照此计行事，不过他到底老练一点，知道事情并非像李永贞说得那么简单。盘算再三，他心里还是没底，见王体乾、刘若愚沉默不语，便向他们询问：“你们两个意下如何？”

刘若愚向来对李永贞骤登富贵之门便觉天狭地窄的轻狂做派不屑一顾，听他竟吐出那番大逆不道的话来，心里着实感到岌岌可危。以前大家不过是趁着天启帝怠于朝政，矫旨行事，排斥异己。今天这次聚会之后，不论将来何时追究起来，恐怕都难逃谋大逆的处罚。想到此处，冷汗顺着他的后背淌出，他思量着如



何摆脱干系，让自己从这群胆大包天的人们之中跳出来。

这时，恰好魏忠贤问起，刘若愚欲言又止。他既不赞成客、魏谋反，又不愿扫魏忠贤的兴致，嗫嚅半晌，这才以一种披肝沥胆的口气说道：“九千岁既然将如此大事交与我等议论，我等敢不庶竭弩钝为千岁谋划？永贞所云固然是可行之计，若到紧要关头不妨大刀阔斧，依其行事。不过，千岁之所以能有今之威德，全在千岁不辞劳苦为皇上料理政事，其中尤以批朱最为紧要，而这些都要仰仗皇上的声名才令天下人信服。若是不假皇上的名义，单凭千岁的宝谕，恐怕就没有同样大的效用。中外臣僚都因为千岁在皇上面前一言九鼎而仰慕千岁，趋附到千岁驾下，若是千岁取皇上而代之，群臣是否仍旧趋之若鹜，恐怕难以预料。”

说到这里，刘若愚顿了一顿，偷偷看了魏忠贤一眼，见他正聚精会神倾听，没有不高兴的表示，这才大胆继续说下去：“我听说皇上传位给信王的时候，信王惊惶惶恐，不知所措，这也是千岁亲眼所见。由此看来，信王似乎比已经晏驾的皇上也强不到哪里去，千岁根本不必担心信王对千岁不利。再者，正如永贞所言，内阁、六部、九卿、科道官员，以及各地督抚，大多为千岁所提拔举荐，纵使有人欲对千岁不利，也该考虑千岁在宫中与朝廷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若是有人执意与千岁为难，千岁提督东厂，田尔耕、许显纯执掌锦衣卫，也不是任人随便揉捏的。”

刘若愚一番言语，说得魏忠贤频频点头，他本就对明目张胆地造反谋逆心有疑虑，听刘若愚头头是道地一分析，登时觉得自己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不由得信心大增。

其实，魏忠贤在与这群“谋士们”商议进退方案的同时，另一套方案也正在实施之中：在上次与王体乾议事之后，他就已经着手准备推出一套让宫女怀孕的把戏。令客氏让自己弟侄之辈与几名最近曾被皇上临幸过的宫女昼夜宣淫，待宫女怀孕之后，再声称所孕乃天启帝的子嗣。

之后逼迫信王退位，再名正言顺地以自家孩子即皇上位，那时自己就可以不动声色，完成改朝换代的大业，稳稳当当居中摄政，岂不比动刀动枪，结局尚难预料的厮杀要强得多吗？他不太喜欢乘机举事，轰轰烈烈地折腾。这也算是原因之一吧。只是这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故而他才不肯对这些左膀右臂言明。

恰在此时，小太监引着田尔耕进来。田尔耕的府第与办公衙门离皇宫都很远，尽管他知道事情紧急，片刻也不敢耽搁，还是晚到了这么长时间。

一进门，田尔耕便匆匆说道：“听说皇上驾崩后，遗诏命信王承继大统，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殿中的六个人闻听此言，都不禁一愣。王体乾机敏，首先发问道：“都督是